



劉以鬯先生的新著《島與半島》剛出版了。這部十五萬字的長篇小說，並不是完全的新作，而是劉先生十年前的一份晚報，篇幅是六十五萬字，劉先生刪了四分之三，今天所見的版本，已經過大幅度的修訂。正如劉先生另一篇小說《對倒》一樣，我們所讀到的是一個濃縮的版本。

《島與半島》很容易感受到一種濃厚的本土氣息。《島與半島》寫於一九七三年，題材正是一九七三年前後香港的社會實況。整部作品貫串了香港節、工展會、聖誕燈飾、劫案、制水、燈火管制、股市崩潰、通貨膨脹、經濟衰退、失業、色情暴力、文化泛濫等現實事件和社會情態，再現了七十年代初期香港人的社會生活。超過三十歲的香港人也許已淡忘這段香港的歷史，因為大部分社會狀況已經改變，但小說的背景，可說是戰後香港所出現的另一個「艱難時代」，也是香港逐漸變到後工業社會的一

個轉型時期。七十年代的香港人，生活逐漸穩定，經濟條件比較充裕，開始追求更富裕、更安穩的生活。可是表面上的經濟富裕並不能掩蓋香港所面對的問題，作為一個國際城市，香港受到國際性的經濟收縮、石油危機的影響。此外，因社會和經濟形態的轉型，又出現了來自自身的問題（房屋、治安、貪污、自然資源短缺等等），香港人面對的是一種尋求歸屬感而又顯得無奈的處境。

從通貨膨脹到公司裁員，《島與半島》所寫的香港人追求富裕和安穩的「甜夢」和「惡夢」。小說中沙凡的朋友草劍標正想把資金從動蕩的泰國撤回香港之際，沙凡另一個朋友抗占雨就因投身股票市場，不幸成為追求理想夢想的犧牲者。另一方面，繁榮社會富裕而出現的犯罪活動則越漸猖獗，而諷刺的是，代表着香港繁榮安定的「香港節」依然繼續舉行，享樂主義麻醉着每一個追求繁華的香港人，但表面的繁

華怎樣也遮掩不住各種一觸即發的危機。工業原料的短缺影響工業生產，使人批工人面臨失業的困境；公職人員的貪污作風使治安無法好轉，犯罪活動無法撲滅；沙勇被劫匪打劫，沙太在白貨公司給打荷包。亂環環境的限制使香港經常出現餓水餓餘慌，而風暴帶來的災禍使美艷有餘悸。不過，因為富裕和安穩的甜夢，仍在，香港人普遍不能自覺

安份的人，最後亦不能幸免於被解體的命運。《島與半島》不但充塞了這種介乎於「甜夢」和「惡夢」之間的迫人氣氛，而且刻劃出香港人對香港本土愛恨交加的不甘心境。

《島與半島》的藝術力量也在此，正如劉以鬯先生其他小說一樣，人物緊扣住現實，社會意義十分明顯。《酒徒》的背景是六十年代，當時香港經濟仍未穩固，文化人的

甜夢和惡夢之間

讀劉以鬯先生的《島與半島》

陳德錦

危機的迫切，更難以改變現狀，只能無奈地接受。色情和暴力文化無孔不入，使沙勇成為那種只懂追求潮流、思想能力薄弱的時代青年。他希望在課餘賺錢，但僱用他推銷洗衣粉的公司何嘗不是利用他去賺錢？再如沙太因恐懼制水而屯積水桶，因恐懼起價而狂買廁紙，也充分表露香港人那份無奈的心態。沙凡雖然是一

地位也很低。《陶瓷》的背景是六十年代後期，香港社會開始富裕起來，而《一九九七》則已處理八十年代的香港問題。在劉以鬯先生的創作歷程上，《島與半島》再現的是介於《陶瓷》和《一九九七》之間一段香港的歷史。這段歷史不能只是看作是一頁過去的現實，小說更重要的是紀錄了香港人這一頁心靈史。

這不能不稱讚劉以鬯先生的藝術概括能力。《島與半島》的人物性格無疑平凡，但通過他們對現實的反應，每每能顯出其典型意義。若拿《島與半島》同《酒徒》、《對倒》比較，前者顯然不是本刻劃性格的小說。在《酒徒》和《對倒》裡，「內視域」(Internal Perspective)技巧的大量運用增加了讀者對人物內心世界的透視。這一類作品，總有一些核實事件扣住人物性格的發展。

《島與半島》則顯然不是連貫的這種視點來寫作，正如劉先生自序中所說，它的情節「缺乏內聚力，以文體而論，也不同於「新聞小說」或「紀實小說」。我覺得《島與半島》是一部有獨特技巧的小說，使我想起劉先生另一個短篇《鏈》。在《鏈》裡，不同的人物和事件給串起來，呈現一個特殊的社会面貌，在《島與半島》裡，現實事件的安排就具有鏈狀關係，技巧則用自然流暢的「銜接」方法，盡量不露「剪接」的痕迹。一件接一件性質相異的事件合起來，呈現一個整體的社会面貌。這種結構方法可說是劉以鬯先生所獨創的。

在這部小說裡，劉以鬯先生並沒有完全放棄他擅長的心理学技巧。讀者在小說中重溫了七十年代的社會事件，這些事件信而可徵，不單是作者有意運用實錄的方法處理所致，更重要的是作者能從沙凡的心理角度來呈現這些事實。讀者可以發現，書中個別的篇章是由大量新聞標題、片斷的引語和重複的句剪輯而成。這些篇章，其實正可看作是出主人翁沙凡的「內視域」折射出來的（如第二章、第二十四章），它的結構方式顯然經過細心的安排，比如第二十三章，並置的陳述就能達到諷刺的效果。

《島與半島》寫於二十年前，二